

Maureen Duffy 在 2012 年 7 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版权和相关权常务委员会会议 (SCCR) 上的发言

我是一名创作者，有 31 部小说、诗歌和非小说类的作品出版，同时还有 10 部舞台剧在电视和广播中演出。今天我代表国际创作者论坛 (International Authors Forum) 在此发言。国际创作者论坛致力于为全世界范围内的创作者，特别是为视觉艺术家和作家提供发声的舞台。

今天下午我特别想和你们说说有关作家的地位问题，作为一般创作者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的例子。创作者许可和集体协会 (ALCS)，以及我们最终希望的 IAF，涵盖了所有类型的写作以及各个领域的创作者：学者、科学家、小说家、屏幕和音频作家以及诗人。他们其中的一些人是例如学术机构、中小学、大学的被雇佣者，另一些则是自雇人士；他们试图在一个日益不友好的环境中支撑和继续其工作的想法正受到来自跨国公司的冲击。在这个环境中专业艺术家这一概念本身就能够赚取足够多的钱来继续生产创作性作品，因为他们得以受到可实施的版权(droit d'auteur)的保护。那些跨国公司希望能够把我们的作品变成免费向公众开放，而公众正日益不希望为此付费，跨国公司则从广告当中实现他们的利润。

支持创作的旧有结构正在瓦解。当初作家可以根据计划的销售额得到一笔预付款，使得作品能够得以完成，然后从作家各种相关权利的进一步行使中赚取版权费。现在作家则必须生产他们的作品，然后努力卖掉它。当然除非这个作品是著名足球运动、电视圈中的名人或者政治家的回忆录，那时会有大笔的酬金被支付以保住这一想要的“产品”。

在这种情况下，二次权利承担着新的重要意义，这些权利能够提供补充性的但却又是必不可少的收入，保护和落实这些权利需要争取和努力。正是这一点支撑 IAF 的出现成为创作者当前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的一个总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的产生是由于无处不在的互联网和对版权概念(droit d'auteur)日益增长的对抗 (版权概念(droit d'auteur)没有包涵任何有关创作者如何被支持的补偿性建议)。现在这些权利正在遭受侵害，因为相关的障碍正在被打开。而且这并不只是那些版权体系发展了几百年相对比较富裕的国家的问题。

互联网可以给予我们作品如此广泛的宣传，同样可以用来为创作服务，不仅仅是提供观众，而且可以提供收入——创作者组织机构之间的国内国际许可和交换体系所支撑的收入。例如，ALCS 就已经为超过 100 个国家的作者支付了在英国境内这些作者的二次权利所得到的收入。

逐渐地，这一宝贵的支撑性收入正在受到威胁——例如扩大教育特例的建议。这样一种特例在英国会减少 ALCS 三分之一的收入，并使其无法向那 100 个国家进行支付，因为那些主要都是用于教育用途。教育许可允许人们对大量的材料进行多次复印，而在英国教育许可的成本却是大概每名几个便士，同时每年还要向大约 42000 名创作者回赠实惠。普华永道最近对这种教育特例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不少作者受访者表示，他们将不会继续教育材料的写作。即使是在较低点的影响分析，据估计许可收入 20% 的下降会导致此类作品的创作减少 29% 或每年仅在英国就将减少 2870 篇相关作品的创作。

但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创作者应当被期待成让利于公共利益的唯一群体？教师、图书

管理员、监管学校用餐的老师、保安员都被付费。机器设备像电脑都必须被付费。看来似乎只有写作或者提供文字说明必须是免费的。他们相信创作者会继续创作，因为我们热爱它，因为我们必须创作，因为我们被驱赶着。这种态度隐藏着一种对创作者妒忌和轻视的混合情绪。我们还有别的方法可以得知什么会剥夺我们普遍的人权么，那些体现在 1946 年宣言和伯尔尼公约中的我们普遍的人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推动 IAF，也是为什么现在，甚至比英国首部版权法颁布以来的过去 200 多年，我们更需要它。

Maureen Duffy